

中国改革开放已有38年,其间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历经1986年7月10日到2001年12月11日中国复关入世15年零5个月的漫长征程,终成人世大业。这是国家改革开放的重要里程碑,也印证了国家应

对国际政治和经济诸领域重大变革并毅然决然与世界接轨的战略举措。转眼间,中国人世已行将15年。每每回忆这段峥嵘岁月,一定会忆起一生致力于中国复关入世伟大进程筚路蓝缕、开疆拓土的我的恩师汪尧田教授。今年,又正值汪教授谢世十周年之际,谨以如下的文字表达我对汪教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回想1986年年中,我国政府向关贸总协定秘书处正式递交复关申请书后不久,已届耄耋之年的汪教授以超凡的勇气、超前的判断和超人的执着,在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季崇威同志和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沈觉人同志的倡议下,尤其是在上海

市老市长汪道涵同志的全力支持下,召集上海有关大专院校的志同道合者,成立中国复关研究课题组。就是在课题组成立大会上,我有幸第一次近距离聆听汪教授关于成立课题组的意义和未来发展构想,用心感受到一位早年留学美国、始终关注中国与关贸总协定关系的学者之拳拳爱国心、殷殷报国情。

出于对年轻人的厚爱,汪教授延揽了包括我在内的一批年轻学者,进入课题组工作,大家白手起家,学用并举,乘着对国家改革开放事业的一腔豪情,从最基础的研究开始,始终奋斗在为国家对外贸易发展新战略的制定和复关进程而坚持不懈提供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的道路上。经过多少学者的忘我工作和不断努力,1989年3月,在该课题组的基础上,正式组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上海研究中心”,汪教授出任主任,这是我国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关贸总协定研究机构。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立。1996年1月,该中心更名为“世界贸易组织上海研究中心”,汪教授继续担任中心主任,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回忆从中心成立到中国人世成功这关键的15年,在汪教授的领导下,我们中心所做的开创性的工作和基础性的研究,无不带上汪先生经世致用、精忠报国的痕迹。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1992年5月,由汪教授主编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总论》正式出版,成为国家在该

领域研究的奠基之作。随后,就在世界贸易组织刚成立的当年即1995年,汪先生和我任共同主编的《世界贸易组织总论》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本完整论述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专著。除此之外,在这一

经世致用 精忠报国

——忆我的恩师汪尧田教授

周汉民

期间,我们有数十个内部报告上呈党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就中国入世的宏观、中观和微观问题,深入剖析,比较研究,建言献策,坚持为国家改革开放和入世进程,力尽绵薄,鸣锣开道。中国复关入世15年的道路,从来不平坦,也从来不平凡,特别是1999年一系列国际事件的发生,使中国人世谈判进程一波三折。在这一关键时刻,汪教授毅然提议,就我国入世的方向性问题和关键领域的谈判对策向党、国务院

报告。这份由汪教授领衔并共有12名教授联名的建议得到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的肯定和采纳,我也是签署人之一。也就是在这一关键时刻,我曾经两次就中国人世的影响、挑战和对策向党、国务院

报告。记得有一份报告是在1999年的寒冬腊月写成,我坐在没有暖气的朝北房间内,秉烛夜书,但想到汪教授为国家前途奔走呼号的场景,我心中涌动的就是“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豪情。

汪教授一生的贡献良多,但我以为最重要的就是他始终认为“不开放,中国就没有出路”,始终坚持从思想上消除对继续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犹疑态度,明确对于世界贸易组织,加入比不加入好,

早加入比迟加入好。就是这样的坚守,才能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汪教授的殷殷赤子心、片片报国情,动人心魄。

曾记得1998年,在汪老80华诞暨从教50周年座谈会上,汪老以陆游的诗自勉,“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这就是豪迈的汪尧田先生。然而,我们一直认为可以在治学为人方面继续引领我们前行的汪教授在2006年结束了他经世致用、精忠报国的人生历程。听到噩耗,无比哀恸,我当天撰写了一副挽联,后来高挂在告别汪老的大厅内,挽联写道“七十年治学,三尺书桌容天下,谋江山社稷国富民强,矢志不渝;二十载穷尽,几多学人聚左右,论入世之道建谋献策,忠心赤胆”,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汪尧田教授。

久居城市的钢筋、混凝土的森林之中,许多人已经根本不知道农村的炊烟为何物,即便是现在久居农村的孩子,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已很少见到炊烟了。前一段时间,我回崇明老家探亲,让我又一次见到了那留在记忆中的袅袅炊烟。

回想小时候,我住在农村老家祖屋,全都用田里拾回来的柴禾烧火做饭。每翻盖房屋时,操持的工匠必会在房山一侧的屋顶砌出一根粗壮的黑乎乎的烟囱。不管风吹雨打、日升月落,每日早、中、晚,各家烟囱都会升起缕缕炊烟,主妇们都会按时做出热腾腾的饭菜等候家人的归来。炊烟氤氲在村庄里,飘荡在房屋、树林、河流的上空,与草垛上啼鸣的公鸡,道路上稻田里蹒跚的老牛,奔走的驴车,泥地上欢蹦的孩子,田埂上荷锄晚归的农夫……共同勾勒出一幅美丽怡人的乡村风景。

我的故乡地处崇明岛东南腹地一侧,地势平坦,早些时候交通不便,经济发展一直相对落后。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故乡的一切才显得那样原生态。当年村庄里大都是泥土垒墙、稻草盖顶的屋子,除了生产大队那台每次动用都需大修的旧手扶

拖拉机能让人感受到现代气息外,一切农活都依赖于牲畜耕、人力作。在我的记忆里,儿时乡村的风景或许与几百年前无甚变化。以致上学时读到“房檐低矮小,顶上青青草”、“莫笑农家白酒浑,丰年杀羊把鸡炖”等描绘老家风光的打油诗词时毫不费解,这些描绘的就是我的故乡风景。每将饭点,淡淡的、蓝蓝的、微带着火星的炊烟便会从高低不一的烟囱中升起,阳光照耀下的轻纱雾霭中的村庄愈发显得古朴、恬静、安详。片许之后,村子里宅院中陆续响起大人唤孩子回家吃饭的叫喊声。有先做好饭

的村妇们会手捧着盛满稀粥的偌大的瓷海碗边吃边走门串户,看看邻家吃什么,有时还会嘴馋地主动到人家菜碗里夹上一筷菜尝尝。她们边走边聊,一碗碗的工夫绕遍了整个宅院的多家人家。更有甚者,还串到隔壁宅院去,顺便带点外面的新闻回来。乡村的饭点是让终日劳碌的人们感受到甜蜜快乐的光芒,大家能从渐消的炊烟里品味到生活的幸福与温馨。

珍惜总在失去之后。“文革”失学后参军去了北方的海防驻地,每次隐约见到军营外的农家炊烟升起,总能油然勾起我心底离家千里与对故乡炊烟的思念。尽管这是异乡的炊烟,却也给我带来些许慰藉。

炊烟里包含着亲情,炊烟里有着我无法忘怀的童年,炊烟里还有着难以描述的伤痛。从军和从警45年时光里,祖母、父母母亲和胞兄先后离世多年,长眠在砂锅港河边的坟茔里,与长江堤旁的水杉芦苇相伴。因工作太忙

的缘故,他们去世时没能送终和说上一句话,亲人虽然能够理解,但每思此时,我内心深处总充满愧疚与遗憾。现如今,故乡的年轻人大多出外发展,只有少数孤老留守家园。每到晌午时,乡村中的炊烟唯有数根缓缓升起。我思念故乡老宅的炊烟,更思念炊烟下的故乡老宅。

袅袅炊烟将离我们越去越远,但不管何时何地,故乡的炊烟都会留存在我的记忆里,那里有我童年的梦幻与对远逝亲人的思念。

孙继先将军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基地首任司令员,1931年随部参加宁都起义,1933年入党,红军长征时被调入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先遣团)任一营营长。

长征史料记载,孙继先率一营官兵逢山开路,过河架桥,参加了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重要战斗,为红军长征北上立下了头功。但是至今仍然很少有人知道,会武术、耍大刀的孙继先,不但是强渡大渡河的一线指挥员,还是强渡大渡河的勇士之一。

这是什么原因呢?最早对外界报道大渡河十七勇士的事迹的是陈云在1936年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该报道称:“红军在大渡河南岸获得两船之后,即挑选十七个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其中有几个为江西、福建之木船工人。十

七人即携梭镖、步枪、驳壳机、手榴弹及机关枪,驾着这两只船,不顾一切,向河之北岸驶去。”



故乡的炊烟

叶振环

孙继先将军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基地首任司令员,1931年随部参加宁都起义,1933年入党,红军长征时被调入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先遣团)任一营营长。

长征史料记载,孙继先率一营官兵逢山开路,过河架桥,参加了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重要战斗,为红军长征北上立下了头功。但是至今仍然很少有人知道,会武术、耍大刀的孙继先,不但是强渡大渡河的一线指挥员,还是强渡大渡河的勇士之一。

这是什么原因呢?最早对外界报道大渡河十七勇士的事迹的是陈云在1936年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该报道称:“红军在大渡河南岸获得两船之后,即挑选十七个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其中有几个为江西、福建之木船工人。十

七人即携梭镖、步枪、驳壳机、手榴弹及机关枪,驾着这两只船,不顾一切,向河之北岸驶去。”

孙继先率一营官兵逢山开路,过河架桥,参加了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重要战斗,为红军长征北上立下了头功。但是至今仍然很少有人知道,会武术、耍大刀的孙继先,不但是强渡大渡河的一线指挥员,还是强渡大渡河的勇士之一。

唤回春色秋光里

(中国画)

王曦

曾经有一家粤菜餐厅,不大,就在上海的外滩。原先英式旧旧的小电梯完好保留着,可以直达的。服务员是穿着黑色丝绒旗袍的姑娘,身材修长,举止优雅,讲着流利的英文,前前后后招呼着客人,并不是盈盈满脸堆笑的那种。夕阳西下,楼道和餐厅里点点的烛光温柔地摇曳着,伴随着黑夜的来临。

那家餐厅最独特的一道菜是烟熏的鸽子,据说是香港主厨的一道私房菜,有一种独特的香味,吃后总是令人回味和念想,那是芸的最爱。有好些年,芸做好采访后,她总是捧着一本书,倚着餐厅的窗口,等候着子晟一起晚餐。

子晟是那种典型的南方大男孩,温柔中不乏细腻,每一回他匆匆赶来,总是轻轻的脚步,一心一意地看着芸,却总有一种忧郁的神情,也许打动芸的就是那专注而安静的神情。子晟说他们之间有一种怜惜和崇拜,所以才有这样的触动;子晟也说因为芸难得的纯真才使他拥有了这样一份情愫。每一次,只是简单的几个菜,子晟总是细心地先把菜夹到芸的餐盘里,芸细细品味着精致的美味。等蜡烛燃尽了,俩人才怏怏而归。

是那年的晚秋,上海的秋天有些湿冷,雨不大,芸把书半掩着脸,轻轻地告诉子晟:“下午,我一直在等你的,我写了一封信去云南,给我的妈妈,告诉她我真的要结婚了。邮局就在转弯不远的地方,我把信放到邮筒就回。你先点好菜”。芸撑着一把镶嵌着满是薰衣草花儿的淡蓝色雨伞,轻盈地走出去。倚着餐厅的窗可以直接看到外滩的马路。

不久,那淡蓝色雨伞慢慢坠落下来,一辆飞驰的法拉利急速停下来,路人聚集到淡蓝色雨伞周围,淹没了那镶嵌着薰衣草花儿的雨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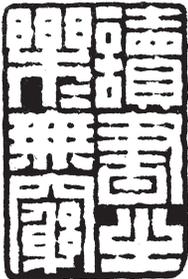
子晟离开了上海,远走异国他乡,继续自己的学业,而他心仪的芸则是他心里永远的一片云彩。

多年之后,子晟应邀参加在上海召开的国际论坛,他的头发有些花白,背影略有一点点驼,他说他想一个人去外滩走一走。

那家粤式的小餐厅已经关了,说是外滩的租金越来越昂贵,餐厅的生意也不是特别的景气。子晟驻足在楼下,久久看着那扇窗,仿佛点点温柔的烛光下,总是捧着书的芸嫣然一笑。“芸,你是否又回归到云南那片开满薰衣草的花海之中?”子晟喃喃自语着。

那谁谁说过:人与人之间,一瞬间,也许就是天地之隔;一转身,或许就是一辈子。

读书之乐乐无穷
周建国 作



明日介绍红军中的一位神枪手。